



(CFP 图)

一阵桂花的清冷香气从窗外飘来,令人浮想联翩。我总以为,气味是比影像更牢固的记忆。

十几年前,我和妻子在一个水乡旅游,一大早起来,沿着水润的青石板路,慢慢地走,走过一座座弓着背的桥,走到那一条条巷子深处,也就在这静得只听见自己脚步声的时分,那桂花香,便来了。它来得总是那么不经意,那香气的源头,仿佛无处不在,又仿佛无处可寻。

桂花香

□张族浩

人闲桂花落,天香云外飘。一阵阵清幽的桂花香气,袅袅地漫了过来。那香气不是扑面而来,而是像一丝凉凉的、透明的细线,直往你灵窍里钻。那一刻,我们仿佛也成了这水乡风光中的一部分,衣襟上染着它的旧梦。

多年以后,那一股清甜的桂花幽香,仍时不时闪现在我的记忆中。

前几年春节,好友新春返乡归来,携一小罐桂花蜜赠予我,笑言:“礼轻情意重。”这真是意外惊喜!如果说,水乡桂花那袋人的浓香,是给所有过客的一视同仁的馈赠,那那一罐承载友情的桂花蜜,那被小心收集起来的金色花粒,才是留给我实实在在的念想。那桂花的香气,便从虚

四季

(CFP 图)

样”!那欢乐的情绪,仿佛都快溢出手机屏幕了。

原来在我生活 20 多年的泉州区域,还有这么一个桂花繁盛的好地方!翻看新闻视频中的桂花画面,一杆打下去,人们头顶上一片簌簌的轻响,随即,万千金色的密密的桂花,便纷纷飘落下来。那不是凋零,而是一场金色的雨,一场芬芳的雪。这般光景,是热闹的、是共享的,带着人间烟火的喜悦,全无孤芳自赏的清冷。

桂花如雨落,花香人陶醉,令人心生向往。易安居士写诗形容桂花: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我对这“花中第一流”情有独钟,多年的桂花情结始终延续着,只是时光易逝,我已从一个青年小伙,成了一位中年大叔,“欲买桂花同载酒,终不似,少年游!”



再远的路,走着走着就
近了,再难的事,做着做着
就顺了。



主办单位: 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
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
承办单位: 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市文旅局
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
协办单位: 泉州市艺术团 晋江市文保中心

九日山祈风石刻

□万代辉

拘那罗陀追着朝阳东渡
驻锡南北朝的丰州山麓
木鱼敲响延福寺的晨钟暮鼓
满天彩霞拂拭山林
上演山中九日的传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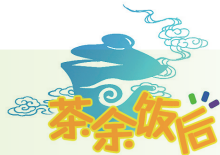
大唐盛开妖娆的牡丹
沿崇山峻岭映红宋元的刺桐
冬夏的风拂过山峦
水手为季节扶乩
崖石列阵出征的桅帆
喧天锣鼓响彻大洋彼岸

祈风目光投向天空的候鸟
香火布施的甲板托付于海
祭词文字勒石如花
字里行间标注季节的航向
南来北往在惊涛骇浪的世界

瓷器、丝织、铁件、茶叶
烹出一座城的奢华盛宴
十洲人品吟着纵横的香韵
当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脚步
踱过七百年前的山中时光
穿缕薄雾里,摩崖正打开
一页页东方的神奇华章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诗会作品



茶之雅称

●余甘氏

出自宋·李郭《纬文琐语》:“世称橄榄为余甘子,亦称茶为余甘子。因易一字,改称茶为余甘氏,免含混故也。”茶水饮之甘甜可口,喝完更是唇齿留香,余味缠绵,故得此称。

●苦口师

浓茶苦口,故称苦口师。泡一杯浓茶,轻轻啜一口,微微苦涩盈满口,而细啜便觉苦尽甘来。

见于宋代陶谷所撰《清异录·茗荈录》:“皮光业耽茗事。一日,中表清尝新柑,才至,呼茶甚急,径进一巨瓿。题诗曰:‘未见甘心氏,先迎苦口师。’众喟曰:‘此师固清高,难以殢也。’”

●鸟嘴

因茶叶状似鸟嘴,故又称鸟嘴。唐代郑谷《峡中尝茶》云:“吴僧漫说鸡山好,蜀罢休夸鸟嘴香。”

●云腴

“我家江南摘云腴,落硃霏雪不如。”诗中的“云腴”即茶的别名,因好茶多产于山巅多云雾处,故称云腴。

●瑞草魁

瑞草为香草,茶为瑞草之首,极言茶之佳美。唐代杜牧《题茶山》:“山实东吴秀,茶称瑞草魁。”

食事



惠安南端海边有着丰饶的海鲜,祖祖辈辈的人们秉承“靠海吃海”的生存智慧,烟火气里藏着一款将物尽其用发挥到极致的美食——鱼签。它恰似碧海里荡漾的银波,闪烁着迷人的光芒,成为闽南海滨饮食文化中的特色美食。

据说早在唐代,勤劳智慧的渔民为了解决鲜鱼储存问题,便创制了鱼签。它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,更承载着海边人家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希望。

回首



人们常说“心里的‘小九九’”“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”,这些俗话和算盘有关。在计算机、计算器还没普及前,算盘是人们常用的计算工具。

记得那年,生产队的谷场上,等待分地瓜的喧闹人群像一锅煮沸的水,老会计一边用带着突起青筋的手背擦着汗,一边用另一只手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,扒拉着算盘上的珠子。

而我和小伙伴玩算盘拨珠戏、念口诀比赛的事历历在目,心里满是温馨。

初次对算盘留下深刻印象,是姑姑的那把老旧算盘,她每日与算盘为伴。姑姑高中毕业后,扎根乡村,在蔬菜满园

算盘之忆

□郭柯柯

上磨了磨,说:“这样就不会划伤手了。”父亲用算盘时,手指亦是上下翻飞,我用笔计算许久的算术题,他三下五除二就能搞定。

我上学学习珠算,那讲台上的算盘,铁壳子被磨出亮斑。压柄的连接处裂了道缝,露出里面的原木料。最底下那排珠子,有一颗歪了头,像一个不肯排好队的调皮蛋。学打算盘,远没有看父亲打算盘时的那般享受,有的只是枯燥无味地扒拉算盘珠和感觉永远快不起来的速度,即便老师偶尔的鼓励,成绩也仅一般。

再后来,随着日常工作的日益繁忙,算盘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。



(CFP 图)

在女儿年幼之时,我偶尔会取出算盘,试图将其作为玩具之余,也想激发她对珠算的兴趣,希望传授给她这项技能。然而,遗憾的是,她仅仅是将算盘视为新奇玩具,或是如同我儿时惊叹于姑姑和父亲熟练的珠算技巧那般,并未展现出深入学习的热情。最终,算盘仅作为一件装饰品存留。

我轻轻抚摸着从书橱里拿出的算盘,感受着它细腻的质感。在普遍使用手机、计算机的都市生活里,谁还和我一样,偶尔想起早年的老算盘呢?

天伦

(CFP 图)

把锄向晚晴

□王金表

“这里有一棵。”孩子呼喊者。“在哪里呢?”老人一锄下去,弯下腰身,也不见踪影。

“现在几点呢?”他乐呵呵地问道,“怎么不上学呢?”

“早上十点,爷爷,您忘记了现在是放暑假的时间吗?”

“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,走,回家!”父亲望望调皮的孩子,索性拿起锄头扛在肩上,“不锄了,回家看报纸!”母亲走后的两年里,除了外出理发,父亲没有远离村居。那一块地几乎框住了父亲的生活,从家到地,两点一线,父亲饭后时光都紧紧系在土地上——翻土除草、下种菜籽、接管浇水、等待收获。天气一热,汗珠一多,随手一擦,汗水伴着灰尘,白汗衫灰一块赤一片。邻居路过问:“老人家,儿女都各当家,你还这么拼。”

“这块赤土埔也长不出好菜蔬,何必这样辛苦了!”无论家人怎样劝说、阻止,父亲骨子里信奉的是“绝不能让杂草一方独大”。天热天寒,风中雨后,他的时光耗在地里,少有间断。他总是一脸满足,浑身是精神。在他眼里,故乡赤褐色的土地曾支撑起一个家啊!“我又没有别的嗜好!”父亲总是如此回应。我知道,家乡像父亲这样年龄的人,他们一生大多数都是一把锄头,一顶斗笠,一身粗衣,躬耕土地,养活一个家。

原先,父亲时有小酌,后身体健康原因,没有再碰酒,扛一根锄头就能过一天。父亲每一锄都显干劲,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

已近杖朝之年的父亲佝偻的脊背像一张被岁月压弯的弓,行走时,他的右手总往左后绷直,身体略微摇晃,眼睛紧盯足下,仿佛有“黄金”。“腰要挺起来!”他的儿时玩伴条叔故意提高音量,“挺不起来啰!”父亲朝着条叔笑道:“老了,老啦!”

住宅不远处有一块地。平常,我的脚步未常至,但那里却别有洞天。地里冒出的绿芽,勾勒出一幅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水墨画。清晨,吱呀一声,门缓缓开启,父亲扛着锄出门,走向那块地。他像一名沙场老将检视每一寸地,偶尔锄一下杂草。他相中隆起土埂,横立锄头,整个人蹲坐锄柄,两脚并拢,悠闲摇晃晨光。

“爷爷,怎么还不开工?”孩子的稚嫩声响唤醒他。他回头望望,“噢,噢”声,示意着老人记忆衰退的晚晴。他条件反射似的站起来,眯着眼睛打量周遭,瘦弱的身躯像一块微移的木桩。视网膜里打捞不到什么,悻悻的,他只能来回踱步,找寻着杂草。



背影

故乡的记忆深处,伫立着两棵树。一棵是爷爷院前的山茶,另一棵是外公门前的石榴。它们静立在流转的时光里,缀着微光。

那株山茶是爷爷亲手栽的,枝繁叶茂。待冬尽春来,满树绛红的花朵开得恣意热烈,那花瓣层层叠叠,尽情舒展,犹如爷爷那颗滚烫的心,灼灼地燃着。

爷爷曾是中学校长,一生执鞭传道,以渊博的学识和满腔热忱,浇灌出满园桃李。退下讲台后,他本可含饴弄孙、安享晚年,却毅然挑起老人会会长的担子,脚步愈发勤勉。村里的事,大到筹办教育基金会,小到帮邻家新生的婴孩取个响亮的名儿,他都一一惦记在心。记忆中的爷爷,常穿着件

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,背影笔直,步履规整。他的时间,好像从来不属于自己。

有一年,村里修路因资金短缺工程搁浅,爷爷日夜忧心,四处奔走。白天,他顶着烈日走家串户,和乡亲们共商规划、筹措款项;夜里,他坐在旧藤椅上,就着昏黄的灯光,一笔一画起草倡议书,仔细整理众人建议。终于,在众人的合力下,村里那条泥泞土路变成了水泥坦途。乡亲们都敬他。路上遇见了,总会唤一声“老校长”,饱含着信任。

爷爷的奉献,如同他种下的山茶,热热闹闹地开着,毫无保留。

外公的门前,有一棵石榴树,高过屋檐,枝干虬曲苍老。夏初时节,累累硕果压弯枝丫,玛瑙般的果子咧着嘴笑,风一吹,满院都飘着清甜的香。

□刘婉玲

外公一辈子与纸笔为伴。他善写楷书,横平竖直,撇捺含锋,每一笔都透着风骨。恰是字如其人,端方品性凝于墨间。退休后,他最倾心的事便是伏案抄录:为族里续抄家谱,为弦友誊录南音工尺谱。一行行蝇头小楷,工整如镌。那些几近被遗忘的古老音律,在他笔下,重新有了鲜活又庄重的生命。

外公不仅善书,还藏着另一手绝活——自制乐器。书房角落,时常堆着竹片、桐木、丝弦与刨花。那些精雕细琢的琵琶、古朴雅致的二胡、素净光洁的洞箫,一凿一刻,都出自他的巧手。每逢午后,乡邻们便三五成群地聚在他庭前,手持他制作的乐器,围坐在石榴树下。外公居中而坐,微闭双目,手指在琵琶弦上轻拢慢捻,一曲“直入花园是花味香”悠扬响起,清亮婉转的南音便漫过庭院,绕上枝头,听得人心头颤动。

若有年轻人来学艺,外公更是格外欣

喜。指法怎样摆、调子如何转,他不厌其烦一招一式地教,一字一句地纠正。曲终,他便敏捷地从树上摘几颗熟透的石榴,掰开分与众人品尝。

树不言语,果自芳香。甜津津的石榴籽儿,晶莹剔透地裹在朴拙的果壳中,宛若外公满腹才情,却不事张扬,静默绽放。

如今,爷爷和外公都已远行,唯有院前的山茶、门前的石榴,依旧扎根于光阴里,守着旧日的痕迹。

风过时,偶有一片绛红山茶花瓣轻轻飘落手心,一颗清甜石榴籽悄然滚至嘴边。指尖触着花瓣的暖意,舌尖裹着籽儿的甜香,恍惚间,又听见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——

爷爷说,做人,要把光点在别人眼里;外公说,做事,要把字写进自己心里。

两棵树,两种光。山茶会谢、石榴会落,但花叶与果实终会化作春泥,滋养新芽。